

韩历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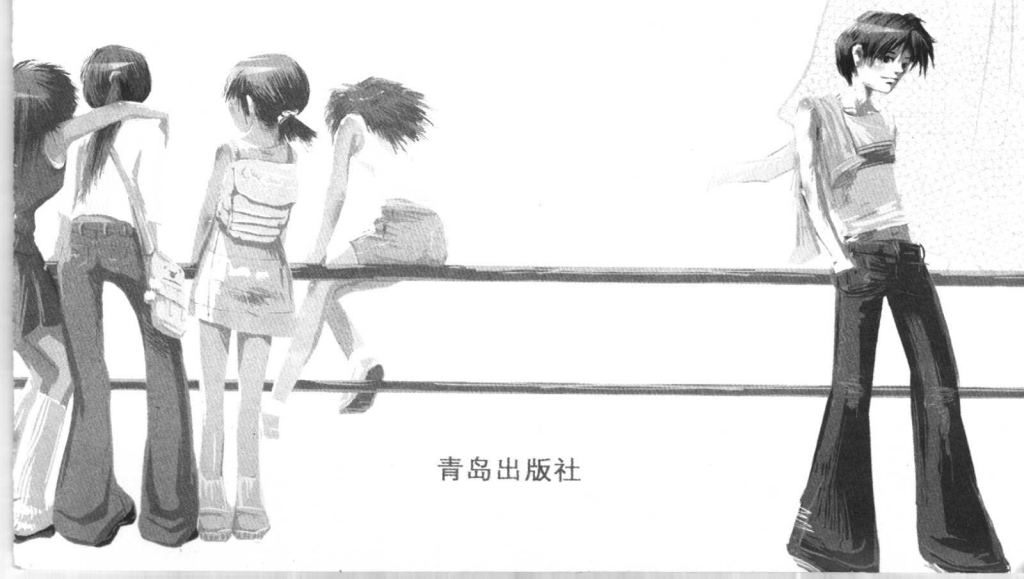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相同的

十四五六七

青岛出版社

我们相同的 十四五六七

韩历 著

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相同的十四五六七/韩历著.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436-3026-5

I.我... II.韩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8813 号

书 名 我们相同的十四五六七

作 者 韩 历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wenyuwy@163.com

装帧设计 姜海涛

内文插图 曹洪杰

出 版 青岛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
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(0532)5814750 5814611—8662 传真 (0532)5814750

出版日期 2004年2月第1版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

开 本 32开(850mm×1168mm)

印 张 8.25

插 页 2

字 数 180千

印 数 00 001~10 000

书 号 ISBN 7—5436—3026—5

定 价 15.00元

盗版举报电话 (0532)5814926

(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倒装、错装、字迹模糊、缺页、散页等质量问题,请寄回承印厂调换。厂址:胶州市郑州东路318号 电话:0532—7212480 邮编:266300)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原创青春小说 学生读物



本书内容及各角色大名纯属
虚构，如有雷同，不胜荣幸。

目录

1

爱恨·离别·新生



2

同学·繁华·寥落



3

生活·自我·选择



4

北京·热泪·友谊



5

少年·都市·世相



6

金钱·女生·梦想



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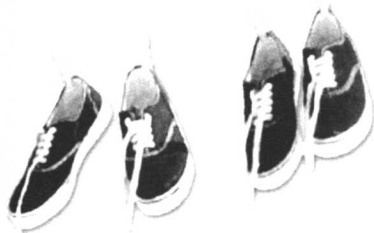
榜样·玫瑰·春风



8

都市·农村·同龄人





9 奢华·欢欣·困惑



10 男生·女生·保姆



11 争斗·弃学·不屈



12 友谊·温情·冷漠



13 品性·选择·坠落



14 悲剧·愤怒·仇恨



15 金钱·翅膀·蓝天



16 考验·成长·命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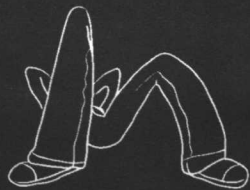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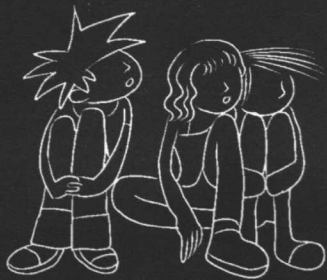
十四五六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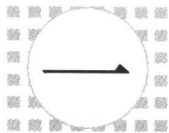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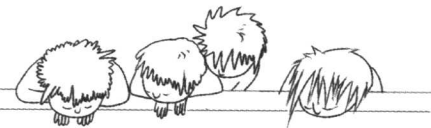
爱恨 · 1

离别 · 新生



亲爱的朋友，虽然
说了再见，但我的心，会
时刻想念！上帝疼爱我
们，不会让我们绝望。
无论新生活是怎样的，
我们都要迅速适应！陌生
的环境阻止不了想要前
进的心，决心走向未来
的脚步会带来光明！





1

站台。韩历、袁昕、林威威。

火车就要呼啸而去。他们帮我放好行李，叮咛，下车。人声鼎沸。行李被不断移动，人们推推搡搡，逃命般。

火车，庞大之躯，装了几多别离之人！

站台，站台，离别！所有站台，都是离别……

2

我在学校门口，和“无产阶级”的程浩、邱白、丁化，泪流满面地说再见；在站台，和“无产阶级”的韩历、袁昕、林威威，悲痛欲绝地说再见。

我最最亲爱的好朋友们啊，再见了！虽然你们对立，可你们，都给了我同样纯真和温暖的友谊！

我不想离开亲爱的北京，可我必须走。

我那利欲熏心、让我爱不得恨不来的爸爸妈妈，为了钱，在我刚出生时就闹离婚。我六岁时，他们终于离婚了。生长在北京的妈妈，首先抛弃了我；现在，生长在陕西，在北京上大学，后入户北京的爸爸，因为要去新加坡“发展”，又一脚把正准备上高一的我踢给了远在深圳的亲戚。

我很想明白，父母要了孩子，为什么却不想给他们真正的教育？难道，他们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来教育我们的吗？让我们还是白纸一样的心，在落第一笔时，就写下这样一个字：“钱”？

在深圳站，我认识了我那从未见过面的三爸、三妈和堂弟张广强。三爸是爸爸的三弟，当兵许多年后，好不容易落户深圳。

.....



新学期。

要是在京城，人家一听你口音不对，马上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你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：乡巴佬！不知深圳人会怎样看我？我可不会讲这里的“白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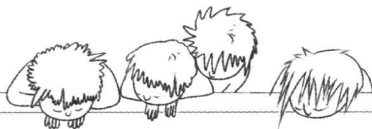
成长是残酷。一层层教人蜕皮。

痛苦、失败、挫折、茫然、被拒绝、被嘲讽、被遗弃、被孤立，会打造坚强、勇敢、毅力、信念、成功。我清楚自己独立的时间已到！我也相信，我正在慢慢地坚强。

刚进教室，四面八方的白话向我涌来。那气势，简直猛过滚滚的长江水，似乎人人都知道我是个外地人！我面不改色，硬着头皮高迎着不尽的白话长驱直入。

坐定后，我默默注视着—教室的男女生：—教室年少，如夏日之烈烈骄阳，犄角旮旯都照耀到，不放过任何方寸之地。青春是无价，任一路飞翔，轻松自由，无所顾忌，张扬骄横。

窗边几个男生格外引人注目，穿戴是他们的特别：非乡下式的花里胡哨，而是含蓄的张扬。他们生长在深圳，虽然受文化熏陶远远差过北



京,但离香港最近,受香港“英国式”影响,给人的感觉就是与众不同。

高个男生,英俊非凡、玉树临风。此英俊,不比爸爸当年的英俊有丝毫逊色,动人莫名,叫人心跳加速。他叫韩历。

哦,韩历!

我的思绪霎时间凝固。

千里之外的深圳,竟然有人和我北京的死党韩历叫同一名字!我看了看那男生,狂傲的脸庞和不羁的眼神明白地告诉我,此韩历与彼韩历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完全是俩世界!虽然有着相同的名字,人却这般不同!

韩历旁边那个,个子矮一点,叫薛飞。一身“匡威”牌衣裤,一双平常的“匡威”牌帆布鞋。这鞋,如果穿在某老农脚上,那不用说,就是乡巴佬;穿在薛飞这类男生脚上,却成了流行、前卫、时髦。

薛飞右,是一稍显柔弱的男生——迟凡。眉宇清秀,五官可人,嘴角微微上翘,似笑非笑。迟凡——迟到的平凡?

迟凡旁边的男生,与他完全两个类型。很健硕,正抱臂站定窗边,大声叫嚷,嗓音粗哑。这家伙叫欧子,也许是“欧洲王子”的意思吧。

2

教室最后面,是另一圈男生,也穿运动衫,精神抖擞。

邱健伟。好名字呐:健康又伟大。

周冬。我一听人家喊他,就傻傻笑。那家伙,整个儿一冬瓜。

刘伟宏。他真的伟岸与宏大兼具吗?上帝知道。

我还没及细看他们,目光就被吸引到另一圈。

3

正说话的男生,叫韩子威。瞧人家,一个字儿:牛!眉宇间是淡淡

的不屑与隐隐的自我。仅凭那一张脸，就可看出是何等的卓尔不群！

韩子威左边是一平头男生，强壮健硕得像个打手，又彬彬有礼得像个诗人。叫古同。

韩子威右，是一酷似某情歌王子的男生。看样子，有175cm。叫张南辉。不知是否像他的名字，东南西北都光辉灿烂？

张南辉旁边，是一不算英俊、但非常绅士的男生。轻轻微笑的脸庞文雅非常，却也模糊非常。叫成明。他肯定狂想成功地明亮起来吧？

4

窗外走廊上，四个地道香港版的深圳女生。整个一五彩缤纷！往阳光下一站，就能耀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个儿最高那个，一脸俄罗斯味，笑得目中无人、狂野万分，叫雷云，让人不由得联想到雷雨中的乌云。

雷云旁边正张着大嘴癫笑的那个女生，目光中喷射着肆无忌惮，整个儿视别人为透明。这狂妞儿叫黄雪。就不知她血管里流淌的，是否是真格儿的正统“皇血”。

黄雪旁是一媚态女生，把微笑装扮得娇媚又矜持，一如她的名字——徐琼，徐徐流下的琼浆玉液。

最后那个，叫穆木。她真像个木头桩子！但这木头，心思多多呢。

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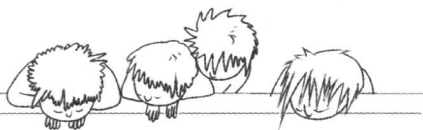
教室最前面，坐着四个女生，她们的声音控制得不高不低。

梁思芬：流露着芬芳的思念。多诗意的名字！

田叶。平常的名字，像她的人——树叶一片。

李元圆。好个圆圆圆！有着一对弯弯的眼睛。

高寒。高寒高寒，高处不胜寒。



6

教室中间的三个女生，音量较小，说普通话！上帝，自己人！我调动强度捕捉力。

罗彬。男仔头，肤如凝脂，个头不高，线条玲珑，看起来非常自我。

罗彬左是杜蕊。眼神温良，谦恭的神情中是不容忽略的坚韧、气定神闲的宁静。

罗彬右是余静婉。此妞儿明眸灼灼，华光万里。她把聪明与自我扩张得更为广阔、更为辽远。

从见她们第一眼起，我就喜欢上她们。相信以后我张小小与她们定会成为好朋友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走到哪里，人都能凭直觉嗅出朋友、敌人、不关痛痒之辈。

7

由教室前门走进一五十岁左右老头。按某种标准划分，他老人家还年轻得很，可在十几岁我们的眼里，他就是地地道道、货真价实的老头啦。五十岁？上帝，老呐！

老头一脸慈祥。谁没爷爷，认他倒不错。

老头有点驼，或许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老了，却没自怨自艾，而是一脸笑容灿烂。要是我们，肯定整天想这事。

老头站定，我开始仔细打量他：闪着柔和光芒的眼睛四周布满了皱纹，一条条呈放射状向周边扩散，似蜘蛛网，网中套着俩略黄的黑蜘蛛。他皮肤皱皱，一片片像要掉下来，脸上还长了好些斑，大小不一，分布没规律，像一把盐撒开，落哪儿是哪儿。可能由于长年累月吃够人世间各种沧桑，饱尝人情的种种冷暖，虽然已经站住了，他仍控制不住地颤微微抖着身子。

韩历看着老头摇啊摇，生怕他一个不小心，就跌个眼泪汪汪。这花

花公子也斜着一对俊眼，一连“啧啧”N声，不住地摇头，猫哭老鼠地叹息。欧子也摇头，晃着腿，说：“好家伙，老成这样儿啦，还要捞！”薛飞吸足气，将嘴里的口香糖对着窗外，呸一声吐出。看着它在空中旋了一圈，他兀自笑道：“老家伙准备用银子给他铺棺材呢！”

迟凡生怕老头听见他们的狂言乱语，却又被薛飞的话逗笑。他弯着好看的小嘴，说：“以后有人盗棺，也不枉人家一番挖墓的力气嘛！”

见老头摇来，教室外的同学都进来了。大家坐好，等老头的开场白。老头说：“我，姓谭，你们班主任，教你们化学。”然后抬起不住颤的枯手，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上他的姓。

写完，他说：“从今儿起，大家要一起生活了，彼此间要克制、宽容、谦让、友好。”

办好我们的手续，他就走了。鬼快。

我疑疑惑惑问同桌成明：“深圳，都这？”成明听是普通话，看我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啥这？这啥？”我瞪他，不就会说破白话，牛啥！我生气地说：“老师就这样走了？”成明大声说：“不这还咋？八抬大轿抬他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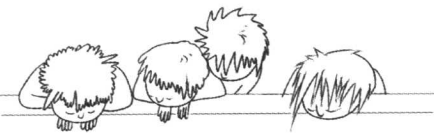


下午上谭老头的课，顺便选班长。大家乐得开花，不用上课就欢喜。

人人都对形式主义没兴趣，个个心不在焉地瞎乐。老头也想速战速决，大肆鼓吹毛遂自荐，焦灼地望着漫不经心、对“集体”概念非常淡漠的家伙们。

我一跃而上。老头唬一跳，张大嘴叫道：“小子竟会功夫？！”韩历嗤道：“小子？妞儿！正儿八经。看不见淑女窈窕？”

我涨红脸，望沸反盈天的全班同学。老头说：“藏龙卧虎啊，咱班。”我笑：“最劣是我，在座都比我强，因此我毛遂自荐。”话刚落，雷云



就说：“矮墩儿，荐啥！乖乖当韩历的 GF 去。”韩历冲我笑，挤眉弄眼。

韩子威冷笑：“矮有啥不好？冲天炮不见得能打下飞机。”

第一眼见到韩历和韩子威时，我就意识到他们是对立两方。因为啥才对立？那还用问，钱呗！我怕他们间战斗打响，赶紧说：“诸位哥们儿姐们儿难兄难弟，听小妹的自荐辞：

我张小小，劣马一匹，绰号玻璃，身高一米五，比起在座任何一位都是大树下的一棵歪草，但——是，小 K 思！人家拿破仑，身为男人，海拔仅 155cm，可他老人家纵横欧洲无人能挡，铁蹄踏遍欧洲没商量。普欧洲之下，皆败将残兵。所以，我要做班长！这跟高矮没关系。请多多支持，多——多——支持！回头让韩历请大伙儿喝琼浆玉液则个。”

说完，我抱抱拳，傻笑一阵，跃回位。

掌声四起。我还真拿不准他们为啥鼓掌。功夫？演讲？韩历根本无法兑现的琼浆玉液？茫然望一教室笑脸，我又气又无奈。

韩历说：“玻璃，破差事就交给你这傻 Baby 啦。只有你才可爱得想揽事。咱全班靠赛^①你啦！”

掌声再次响起，嬉笑一片。

老头说：“定啦！好，上课。”

没劲！

我干巴巴枯坐，琢磨着下课怎样酸韩历。



新学期第三天。

① 深圳白话，意为“全靠；一定得靠”。

上完最后一堂课，韩历觉得刚才那美术老师帅呆了，就大叫：“这Mr. 董！妞儿们，给他来个绰号！”高寒脱口而出：“王子！”话音落，头发长见识短的家伙们立即大叫：“高，高，爽高！”男生对此也没意见。韩历说：“委屈咱迟凡啦，他本该是王子耶！”说着还用悲天悯人的眼神看迟凡，认定人人都会推崇迟凡为王子。

迟凡笑，说：“发烧？”薛飞边收书包边说：“得，迟凡，你本来就是王子！”张南辉冷笑：“他？就他！睁大眼睛看看咱韩子威！没见过王子？Blockhead！”

韩子威没及说话，韩历就将一本书呼地用向张南辉，谁也没料到他会出这招。速度？迅雷！他整个一神经质，大叫：“去长眠吧！”张南辉伸手间就接过那本大部头。反应够快！大家正愣，他已将大部头猛地丢回。“白痴！”他冷冷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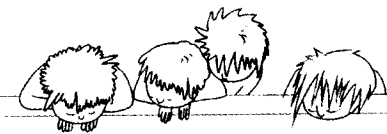
韩历没二话，长腿连跨几张桌椅，跟跨栏似的，猛冲到张南辉面前，拎起他的脖领子，就左右开弓起来。张南辉冷着一对微微散蓝的欧式眼睛，从容不迫地回击着。见他两人干起来，他们各自的兄弟当然是眉头都不带眨半个，就炸弹般轰了出去！

瞬息间，教室的桌椅倒了一堆，书本全掉一地，尺子、钢笔、三角板、圆规、食物、饮料、零零碎碎的各种小玩意，哗哗啦啦如雪崩，挡都难。

一直站在场外幸灾乐祸地旁观“战争”的邱健伟，突然杀猪般大叫：“上帝！My telephone！Oh，The end！Ass！”看着那散了架的新手机，邱哥恨不得绞死那两个引起“战争”的蛮子！盛怒之下，他抓起刚买的一把新笔，向那俩人扔去，恨不得支支笔都变成箭，把这俩混蛋射死，最好来个穿透——前胸透到后背！

韩历跳到讲台猛抓一大把粉笔，红红绿绿蓝蓝一大片，天女散花般砸向邱健伟。邱健伟应接不暇，全身各处都中招。韩历双臂乱舞似在减肥，大喊：“不想混啦！我的妞儿？”

邱健伟怒吼道：“以为自己是哪路货色！”拎起随手摸到的东西狠狠砸过去，跟着又大叫：“照镜子瞧瞧你那张火鸡脸！”



韩历本来就特自以为是，狂自负他那张俊脸，总觉自个儿是潘安，天下男生都只是粪。听了邱健伟的话，那个气！粉碎他！

铁制黑板擦从韩历手中甩出，黑导弹般呼啸飞向邱健伟，夹着“我杀！搞清楚，我才是老大”之声，似外星飞来的不明飞行物。遗憾的是他手法不咋地，一个斜，就扔到了并没有参加“战争”的刘伟宏身上。黑板擦马上盛开白色爆炸花，呼呼啦啦飞起粉尘一片。刘伟宏被扑成了小乖乖。

刘伟宏本不想瞎搅混水。他蔑厌闹哄哄：群猪狂抢有限之食般。这下可好，我井水不犯你河水，你河水还牛啦？竟敢犯我井水！他于是来劲，抓起板擦，瞄准韩历。

把子够准！

韩历没及躲闪，中个正着！他顿时气恼得无以复加。在他的世界，只有他黑^①人，哪有人黑他！“活腻？我杀！”他暴跳如雷，三两下急猴般蹿向刘伟宏，本就够大的眼睁得似锅底般圆，伸手揪住刘伟宏衣领猛摇。刘伟宏并不省油，他可非生来做配角！他也劲电击涌。

教室乱成粥锅。大米、小米、玉米，红豆、绿豆、黄豆，咕咕咚咚，一派哗然。

别班迟走的同学都围窗观闹，外面挤得水泄不通。他们劲嚷着：“打打打，快打啊。狠点，废个少个，快打，打！别天杀的干啥不动手呐！”一张张狂热的脸，比教室里的野人们还急，个个紧趴窗户，想让脑袋从小小的钢筋缝间钻进，似监狱的犯人。

成明模糊着一张脸，声音清晰地大叫：“Don't! Please! Please!”可惜根本没人理他，大家伙儿越打越凶。壮实的欧子不由分说，一拳擂向成明，简直疯狗般强横！这蛮子见打架就疯。成明干叫半天，最后只好豁出去。

书生迟凡站乱蓬蓬的人群外叫嚷着：“够没?! Just look nice!”声音刚出口，就被淹没在男生们刺耳的冲杀声中。

① 深圳白话，这里意为“欺负”。